

打捞失落的家风



山东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联合报道

已被许多人遗忘的家风因央视在这个春节的街访被重新关注。相比你幸福吗,回答家风是什么要抽象得多,但最能唤起一个人对家庭的认同。

“家有谱,地有志,国有史”,有家就有家风的存续。过去,家风被视为圭臬,它关乎儿女成材成人,塑造着人们骨子里的文化性格。这些家风,有的凝练成挂在墙上的一句箴言,有的寄托在祖先牌位前的一炷香里,还有的流诸于父子书信往来的字里行间。

然而随着宗族观念式微,家风淡出了一个个小家庭,家风零落,人心不古。如今打捞家风,因为它能借由言传身教,让德行不堕,潜移默化中,御社会法度。



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

家风延绵

马年春节,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的董强喜欢从徐州老家那口老井里打水直接喝,喝完则带上一句“还是家里的水最甜。”

就在他喝水时,身边站着父母,还有散在全国各地的六个兄妹。

这种团聚的情景已经出现在了过去的20多个春节里,他们将这全家的福照片一一晒在网上,人们觉得不可思议,但又感觉那么温暖。

这种似曾相识的场景,更多地存在于尘封的记忆里,而如今城市化、工业化早已打破封闭的时空,是什么还能将相隔千里的一家人拴在一起?

“想到自己常年在外,而经常忽略自己的父母,家人……家,永远是我的港湾!”董强的弟弟董炳峦说,父母从小就向他们灌输,要看重这个家。

对于他们而言,唯有“家”和“父母”才是人生最值得留恋的存在,因为家有他们七兄妹的记忆与情感。

1990年,董炳峦考上大学,家里负担重,亲戚奉劝他在家干活,父亲则执意认为董家第二代必须读大学,走出农村。

当时,董炳峦960元的学费是大姐跟别人借的,来年暑假,二哥又将暑期挣的100元钱分了一半给他当生活费。如此互相帮衬,董家七兄妹都读了大学,在上世纪九十年代,令不少徐州当地人艳羡。

不计个人得失,互帮互助的家风一直持续至今,轮到教育自己的子女,七兄妹还要求他们对外人也不计得失,与人为善。

而为了保证这种观念延续的合法性,兄妹七人无不遵从父母的权威,时刻以孝为先。“孝能教人忍耐,谦让,孝做到了,也能成业,也能与人为善。”这是董炳峦自始至终的想法。

历史上凭借政治优势飞黄

腾达的大家族无数,最终都难免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,物质失落,唯有孝义家风延绵。

小家庭是大家族的缩影,同样有自己的家风与文化的传承。

山东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王志民告诉齐鲁晚报记者,每个家庭因不同职业、身份等等都有不同的家风,寄托着先辈对后代的期望,是家庭文化在传承中形成的风气,“家风建设也是开放的,可取精去糟,不断发展。”

王志民这样阐述家风时,我们似乎意识到,如今家风零落,也许仅仅因为内心没有坚守。

官可不作,人不可不做

“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,半由人力半由天事。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做主,不与天命相干涉。”这句话如果不知作者,读者定然暗骂此人迂腐之极。但当得知这是曾国藩教子之语时,可能就不会这样了。

这样的故事并不鲜见。上世纪80年代,段其武要在北京上高中,但北京市委有不准外地生借读的规定。姐姐段淑岩只好找到北京某高中校长,该校长答应只要他们的祖父写批条,段其武就可去借读。

这位校长眼中“能量很大的祖父”就是曾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、时任中顾委常委的段君毅。

段淑岩找到祖父段君毅时,段君毅非但不肯写批条,反而将她一番训斥。最后,段其武只能回河南范县老家读高中,随后高考失利,入伍当兵。为此,段其武的妈妈耿耿于怀。

段家讲究“诗书传家”,段其武复员后,打工之余到电大学习,拿到毕业证后,转而进入兴业银行工作。

银行让段其武拉存款,但他不能靠家里关系,只好去写字楼挨个公司敲门游说。“有时被骂神经病赶出来。”2月14日,段淑岩告诉齐鲁晚报记者。

段其武通过自己努力,在

职考取了研究生学位,并从部门领导升至支行行长,后又调任兴业银行廊坊分行行长。

段其武不是遭段君毅“冷遇”的唯一家人。段其武的三哥曾找到来河南视察的段君毅,想为妻子谋份工作,同样被断然拒绝。

让子女们“自力更生”,段君毅孩子们的职业最后千差万别,有轻工业部副部长的女儿,也有副科级干部的长子,甚至担任村干部的孙子。

2011年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段君毅长子段存让时,段存让就居住在范县白衣阁乡白衣西街的一个农村小院,房屋再简陋不过。

段君毅早年给段存让的书信中这样写道,“你们家的生活总比别家还好一点,你要争气,不要占公家的便宜,否则不会有好处。”

已是某航天所副书记的段淑岩告诉记者,段君毅在后代的教育上,除强调多读书学习外,更侧重做人,家里至今都保持着“忠厚、艰苦朴素、自力更生”的家风。

“只要会做人、人格健全,与人为善,遇到再大困难与挫折,都能战胜,无论世事沉浮,人际遭遇,都不免为小康、忠厚之家。”段淑岩说。

首重做人,人格教育也一直是历史上许多大家族或者名人的家风重点。理学家朱熹就劝儿子“不拘长少,惟善是取”,林则徐则告诫长子“官可不作,人不可不做”。

家国相映

然而,现在家风传承已颇为不易,当“富二代”说家风是“不啃老,不坑爹”时,这已经剥离了家风的内核,算不上真正的家风,“不准喝酒,不准回家太晚”也顶多是种家规家教。

但有些地方,还有人有家风坚守。在河北省望都县小西堤村王家胡同,儿女孝敬,邻里不吵架,甚至可以“无讼”。这多半归功于64岁的村民王连生。30年来,王连生除坚持勤

俭持家、为人处世莫生气外,每年春节他都会将写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内容的字幅,挂在王家胡同内。

28岁的村民王光明对此已很认同,字幅中“读万卷书”、“见钱眼莫开”等内容,已渗入血脉,“成了我家家风”。就这样,王连生的字幅渐渐成为村里许多人家的家风,乡亲们时时对照检点,“将不孝顺、爱贪便宜的风气都改掉。”

好的家风为当地造了福荫,只有51户的王家胡同,30年中走出了30多位大学生,还有身家千万的企业家、县政府干部、医生等等。

家风影响社会风气,很多人讲家风,社会风气自然也就正了。王志民说,家风还能抵御不良风气,“家风能在消极、不积极进取的风气中,将孩子夺过来。”

国家的风气也反过来影响家风,“国家风气正了,讲求家风的家庭则多,反之,则少。”山东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程奇立教授说。

嫁给德国人并在德国中部小城生活的张莉莉告诉记者,无论如何,家风都不应缺少对爱国的教育。

从小父母就给张莉莉灌输爱国思想。在海外,听到中国话,碰见中国人,她会感到亲切。“见到中国人,就想到家,还有东西牵挂着我们。”

张莉莉还将台湾作家三毛的一段话贴给记者,“在国内也许你是你,我是我,在路上擦臂而过彼此一点感觉也没有,可是当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时……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中国人。”

在家风中,“国家至上”的理念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。陆游给儿子的诗中写道:“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”。严复在给三子的信中强调,“一个有志之士,必须把救世立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。”

当传承的传统被历史车轮碾碎,现代人只能重新到传统中汲取力量。当然,这并不是去采用那些空洞的文化说教。

延伸阅读

家族传统 你知道多少

本报深度记者 朱洪雷

对于传统文化,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易中天认为“传统是什么?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,也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。它是我们先民几千年来一个一个的‘当下’,当时的‘现在’积淀而成的。现代是什么,现代就是过去之发展。”

为什么要对传统进行现代化转化?难道就是因为文化不传承不行吗?不是的,归根到底传承文化是让我们当下的每个人活得更幸福,活得更幸福。现代化才是文化传承的目标。

传统仪式有多重要?

大年初一,王立按照习俗到村里的长辈家拜年。与别的地方拜年不同,王立要跪下磕头,按照辈分,高一辈磕一个,高两辈磕两个,而给家族里老祖宗的画像要磕九个。等到拜完年回家,初一早上新穿的裤子已经脏了。

王立心里也不想磕头,但拗不过这家族祖先流传下来的东西。

郑州大学礼仪专家薛建红认为,磕头是中华民族感恩的最高礼节,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。

比过年磕头更重要的一种仪式当数婚礼。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,婚礼的含义除了宴请宾朋的喜悦,更重要的是遵守契约。

国学大师辜鸿铭在《中国人的精神》中指出,中国传统的合法婚姻中存在六礼:第一,问名,也就是正式提亲;第二,纳彩,也就是订亲;第三,定婚期;第四,迎娶;第五,奠雁;第六,庙见。在奠雁中,新娘新郎拜天地,他们双双在大门口有燃烧的红烛的桌子前跪下,面对苍天而拜,接着丈夫洒酒在地——前面放着新娘带来的一对雁(如果没有雁,普通的鹅也可以),然后男女双方盟誓——他发誓忠于妻子,她发誓忠于丈夫,就好像他们眼前的双雁一样,彼此忠于对方。

到现在,很多仪式依然在流传,不少都被归纳为民俗,已故的著名民俗学者钟敬文教授在他主持编纂的《民俗学概论》中写到,人生礼仪是社会民俗现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“民俗是一种民间传承文化,它的主体部分形成于过去,属于民族的传统文化。但它的根脉一直延伸到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,伴随着一个国家或民族民众的生活继续向前发展和变化。”

什么样的家算世家?

中国的很多传统仪式和传统文化更多的是依靠家族的传承来进行。

中国的家族,有不少可以称之为世家。在山东,我国首个家族研究书系《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》记录了孔家、牟家等28个山东大家族的发展史,并揭示家族文化以“文”影响社会的共同特点。

世家最早出自《孟子·滕文公》,指门第高贵,世代为官的人家。世家即是世世代代相沿的大姓氏大家族。

后来,世家泛指世代贵显的家族或大家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:“仲子,齐之世家也。”《汉书·食货志下》:“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,弋猎博戏,乱齐民。”颜师古注引如淳曰:“世家,谓世世有禄秩家也。”宋·梅尧臣《川上田家》诗:“醉歌秋草间,颇与世家寡。”丁玲《团聚》:“他又替她选好了一个名门世家。”

一部热播电视剧《大宅门》,讲述了医药世家白府经历清末、民国、军阀混战、解放等时期的沉浮变化,忠实地反映了同仁堂这个大家族随着国家、民族的历史发展而发展的渐变过程。故事横跨光绪年间,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,1911年清朝覆灭,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,1937年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。官场恩怨、情场爱恨、商场输赢,谱写了一曲“宅门”史,展一幅波澜壮阔动荡社会生活画卷,父母子孙、妻妾丫妓、至爱亲朋,谱一曲世态炎凉、悲欢离合的命运之曲。